从眉州到汴梁

外省青年苏东坡的“进京”路

▲三苏祠内苏东坡坐像。新华社资料片

▲位于眉山以北的苏氏墓地。聂作平摄

聂作平

从我居住的成都城南，沿宽阔的剑南大道南下，约50公里后，大道折入乡路，曲曲折折再行三四公里，便来到几座山峦围合的山坳。这里，最低处是一方池塘。池塘边的半坡上，安静地卧着几座坟墓。坟墓四周，翠竹、松树和迎春绿意盎然，悠长的鸟啼高一声低一声。

这就是苏东坡的椎心泣血之地——在悼念亡妻王弗的词里，他写道：“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

文物部门把这里称作苏洵墓，民间却众口一词地叫苏家坟山。静谧的丘陵间，长眠着苏东坡的几位亲人：他的父亲苏洵，他的母亲程氏，他的爱妻王弗。苏洵墓后，另有两座墓，墓碑表明，一为苏东坡，一为他的弟弟苏子由。其实，这是当代人所建的纪念墓，连衣冠冢也说不上。因为，苏东坡和苏子由没有葬在桑梓之地眉山，而是千里之外的河南郏县。

三次离家，两次归来，这意味着，一生中经常梦见故乡的苏东坡最终死在了异乡。

在北宋，苏东坡是一个典型的外省青年。为了前程与理想，**他必须“京漂”，必须前往地处中原大地的首都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**。他的进京之路，亦如他的人生一样峰回路转，折射出一个远去时代业已不存的生存方式。

陆路：日长人困蹇驴嘶

春日的三苏祠生机勃勃，显示出东风与阳光的绵长力量。海棠、红梅都开了，透过红色花影，高大的银杏吐出了娇嫩的新芽。

和杜甫草堂一样，三苏祠也是后人景仰与怀念的产物。**昔年，苏东坡一家居住的那座位于眉山纱縠行的院子，占地约5亩**；如今的三苏祠，已达100多亩——杜甫那座小小的茅屋，则是扩张到了数百亩。不过，与杜甫草堂几乎没有任何杜甫遗存不同，**三苏祠里，还有一眼井和三苏有关**。这口深幽的古井井口两尺，看上去其貌不扬。但它是苏家老井。苏东坡就是喝着这井水长大成人的。

苏东坡生于北宋景祐三年腊月十九（1037年1月8日）。其时，在位的是宋朝第四位皇帝，也是一向有仁君之誉的宋仁宗。

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说过：“北宋诸帝，也比较无暴虐，无专擅。”柏杨则认为，北宋是士大夫的乐园。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，中国——尤其是承平时代的中国，能够走上仕途，实践达则兼济天下抱负的，可以说几乎都是读书人。数目庞大的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为官的人群中，经常会诞生一种令后人艳羡的极品：他们既是政治上的名臣，也是艺术上的大师。这种既是名臣也是大师的现象，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尤其突出，如寇准、范仲淹、晏殊、王安石、司马光……

然而，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却科考不利，以致一度产生了终老林泉的念头。不过，随着苏东坡兄弟俩长大成人并崭露头角，哪怕为了孩子们的前途，苏洵也必须带着他们前往首都。苏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洵今年几五十，以懒钝废于世……惟此二子，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。今年三月，将与之如京师。”

这便有了苏东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。

时为宋仁宗嘉祐元年，即公元1056年。苏东坡虚岁21。

第一次首都之行，其实上一年就拉开了序幕。上一年冬天，**苏东坡父子从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来到成都**——今天，眉山距成都仅60余公里，车程不过一个多小时。在苏东坡时代，他们既可陆路经彭山北上，也可水路溯岷江，在彭山境内转入锦江，直抵成都九眼桥。

到成都最重要的事，是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。张方平是仁宗朝重臣，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御史中丞等职，后来外放地方。1054年，他被派到成都任益州知州。到川后，到处访求人才，有人向他推荐了苏洵。于是，苏洵与张方平相识，并为张方平所重。

苏洵的目的，是要把两个年轻的儿子介绍给张方平。读书人以文字干谒于当道的高官大吏，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。在唐朝，甚至是一种被人称道的风雅，比如李白干谒韩朝宗，孟浩然干谒张九龄，都是主动递上自己的得意之作。

张方平读了苏东坡昆仲的作品后，大为赞赏，苏东坡后来回忆说：“轼年二十，以诸生谒成都公，一见，待以国士。”

张方平不仅力主苏洵父子进京参加六科考试，还为他们准备了路费。更为难得的是，鉴于三苏在京城并无名声，张方平给文坛领袖、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——而张方平与欧阳修，因政见不合，并无交情。

后来，欧阳修果然对苏氏父子鼎力相助，一方面固然是三苏的才华打动了热心奖掖后进的文坛领袖；另一方面，不能不说没有张方平的作用。北宋宽松而开明的大环境下，文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要比其他时代更为亲密。即使政见不合，也不妨碍他们对有才华者共同施以援手。

怀念故乡的人必须离开故乡，因为远方才有事业和机遇。告别了敦厚的张方平，苏氏父子从成都出发，前往汴梁。他们经行的路线是从**成都到阆州**（今四川阆中），溯**嘉陵江**至川北，自**金牛道**入**褒斜谷**，再经**扶风**和**长安**，出**关中**，过**渑池**抵**京师**。

在阆中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文笔塔和一座建于清代的魁星楼，它们被认为是阆中千年文风的象征。

嘉陵江自西北而来，绕着阆中城迂回而过。若从高空鸟瞰，河与城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，阆中因之被认为是风水之城。**得山水之灵秀，阆中也是人文荟萃之地**。唐人尹枢、尹极和宋人陈尧叟、陈尧咨两对兄弟，均高中状元。尤其陈氏兄弟，距苏东坡不过数十年。当苏氏兄弟经行这座有过旧日辉煌的城市时，先贤的功业显然会加重他们对北上的期许：同是才华横溢的兄弟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尹家兄弟和陈家兄弟那样蟾宫折桂吗？至于苏洵，他的哥哥苏涣在阆中为官时，他曾前往小住数月。对他来说，乃是故地重游。

在阆中，他们溯嘉陵江而上。今天的嘉陵江上、中游河段，由于沿途水电站阻挡和水量减少，已经无法行船；但**在漫长的历史时期，嘉陵江却是一条斜贯川北的黄金水道**。

川北和陕南，横亘着大巴山和米仓山，再往北，过汉中盆地，则是更加巍峨的秦岭。

苏氏父子从阆中抵达今天的川北广元后，便踏上了蜀道——**蜀道包括名称各不相同的几条古道**——它们其实是沟通四川与陕西的不同区域的道路，**其中穿越秦岭的有4条**：即子午道、傥骆道、褒斜道、陈仓道；穿越大巴山的有3条：即荔枝道、米仓道、金牛道。

苏东坡父子出川经行的是金牛道。经金牛道过勉县后，随即转入褒斜道。褒斜道因南起褒谷口（今陕西汉中境内），北至斜谷口（今陕西眉县境内），沿褒斜二河延伸而得名。

汉中市博物馆里，珍藏着十几方或大或小的石碑，碑上的书法，被历代文人视若珍宝，它们合称为石门十三品。

石门在褒斜道南端。东汉时，为了便于蜀道交通，朝廷下诏，在七盘山开凿山洞。以当时极为落后的技术条件，人们采用火烧水激之法，在坚硬的山岩上凿出了一条近16米长的隧道。**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隧道，称为石门隧道**。

石门隧道竣工后，从汉朝到南宋，不同时代的文人墨客在岩壁上留下了大量书法石刻：隧道内34件，隧道外70件。1970年，修建石门水库时，隧道连同铁画银钩的石刻一同被淹没——最为人称道的13幅精品，被切割后收藏。

如今的石门，已看不出旧时险峻，静水深流的褒河亦如谦谦君子。可以想象，苏氏父子经过石门时，一定会花上大半天工夫，点燃火把，逐一观看崖壁上的作品。

走完500多里的褒斜道，意味着最艰难的蜀道已被抛在身后。他们进入了一个与成都平原迥然不同的地理单元，那就是关中平原。虽然同样坦荡如砥，但二者的景观与风物都有很大区别。

刚出重重大山时，秦岭北麓，有一座镇子叫横渠。镇上，有一家书院，名为崇寿院，苏东坡在书院墙壁上留下一首诗。诗中，他们在路上晓行夜宿的情景栩栩如生：“马上续残梦，不知朝日升。”——天不亮就起床赶路，在马上打瞌睡，不知不觉，朝阳升起了。至于平原与山地交汇处的景象迥异故乡，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乱山横翠嶂，落月澹孤灯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**崇寿院后来改名横渠书院，并因一个被称为横渠先生的人而名声大噪**。横渠先生，即张载，系北宋著名思想家和理学创始人之一。他的名言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，千百年来，影响甚夥。从年龄上说，张载介乎于苏氏父子之间。同时，他还是宋代两位理学大师——程颢和程颐的表叔。有意思的是，**张载和苏东坡兄弟俩同年中进士，是地地道道的年兄**。不过，苏东坡途经横渠并在崇寿院题壁时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对方。年轻的大师们还在蓄势待发，如同一条条刚刚滥觞的大河，最终，将汇入同一片海洋。

过了横渠，原本大体北行的路线折而向东，**过长安，出潼关，便来到河南**。在河南崤山，由于连续奔波，苏东坡的马死了。**不得已，只得买了一头驴子**。南方无驴，苏氏父子也没有相驴经验，买到的驴子一只脚有些跛——古人称为蹇驴。

苏东坡骑着蹇驴，一摇一摆地继续赶路。到了渑池，他们借宿于一座古寺，苏东坡在墙上题了一首诗——古人似乎都有将诗作“发表”在墙上的爱好。寺庙主持是一个老僧，法号奉闲。

世事难料，5年后，苏东坡独自从开封前往陕西凤翔出任判官。他又一次途经借宿过的渑池古寺。然而，令他万分扫兴的是，奉闲和尚去世了，弟子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座新修的塔中，而他当年题诗的那堵墙，竟然倒塌了。于是，苏东坡在给弟弟的诗里写道：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！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
往日崎岖还记否：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
如今的渑池，是豫西的一座小城。黄河从县境北部流过，洛河从县境南部流过。城西，有一座秦赵会盟台，初建于明朝，后来屡毁屡建。会盟台纪念的，是先秦时发生在渑池的一桩历史事件：秦国半是胁迫地约请弱小的赵国在这里会盟。会上，秦王要赵王鼓瑟以此侮辱赵国。足智多谋的蔺相如挺身而出，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，双方才算扯了个平手。这就是著名的渑池会。后来，司马迁在他的《史记》里有精彩的讲述。

博学的苏氏父子自然知道渑池会，可惜，那时还没有会盟台可供凭吊。更何况，他们急着赶往首都——**汴梁城已经不远了**。

在京：殿试屈居榜眼

开封是一座历尽沧桑的古城。

开封龙亭一带，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在清淤时吃惊地发现：地下3到12米处，竟然重叠了6座古城——3座国都，即战国魏都大梁；**北宋首都汴梁，又称东京**；金朝首都南京，又称汴梁。2座省城，即明、清的河南省会开封。1座唐代重镇，即汴州。

苏东坡念兹在兹的大宋首都，大约在今天的开封地下约8米处。8米厚的泥土，覆盖了千年前的繁华，也遮蔽了千年前那些生动而鲜活的人生。

11世纪是苏东坡生活的时代，汴梁无疑是地球上最繁华最美丽的都市。其时，西欧、近东和中东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动荡与凋敝，盛极一时的大食帝国也早日落西山；至于美洲，还是不为大多数人类世界知晓的化外之地。汴梁独秀于世界东方，像一篇枯燥乏味的冗长文章的华彩段落，禁不住使人眼前一亮，心头一动。

汴梁有宫、里、外三道城墙，把城市划分为若干个不同城区。宫城就是皇城，它周长5里，南面3道门，其余3面各一道门。东西门之间有一条街，把宫城分为两部分。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办公地，帝国的政令从这里发出，像一个人的大脑。街北为官家（皇帝）居住区。里城又名旧城，即唐时的汴州旧城，周长20里，东面两道门，其余3面各3道门。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，是北宋以后兴建的，周长50里，有高达4丈的城墙，显示出这天下第一城的雄伟和重要。一条叫护龙河的护城壕从城墙下流过。冷兵器时代，宽大的护城河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防御构成。护龙河的宽度是汴河的3倍以上，从另一个侧面可知汴梁的重要。

这座被流水环绕滋润的城市，沿河都种植着垂柳和榆树。春天来时，细柳如丝，榆叶似钱，河上间隔不远便有建造精美的木桥勾连两岸，建桥的木头统统刷上了土漆，看上去庄重华丽。不少桥上还建有遮风避雨的长廊，最漂亮的一座位于皇宫门前，系大理石所建。

城内的大街上，每隔一段距离，便设有一座武器库，每库有士兵20人值守——这一点容易让人想起，这座美丽的首都地处边境，近在咫尺的北方游牧民族随时可能贪其富庶而蠢蠢欲动。

唐代的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区，以供商贸之需。但这种坊市分离——老百姓的生活区和商人的贸易区分处不同街区——其结构已不再适应北宋。于是，坊市分离的古老传统被打破，整个汴梁成了无处不成市的巨大商业都会。

宋代以前，商业只准白天进行，夜里一律禁止，称为宵禁。这种传统到了北宋，也不复存在。汴梁城里出现了夜市、早市和鬼市。不少店铺往往三更天才打烊，五更天又开门了。至于潘楼东街巷附近的鬼市，则是“茶坊每五更点灯，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，至晓即散”，谓之“鬼市子”——让人联想起凌晨五六点钟才收拾摊子的成都“鬼饮食”。

皇城东南的界身巷，有当时全宋最大的金银彩帛市场，孟元老说它“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”。

这个时代的娱乐业也有长足发展，出现了瓦子和勾栏。瓦子又叫瓦舍、瓦市，或者瓦肆，简称瓦，是北宋首创的固定的娱乐中心。其取名很形象：看客来时如同瓦合，去时如同瓦解。勾栏又叫勾肆，设在瓦子当中。勾栏的原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，内设戏台、后台及观众席，再用栏杆围起来。打个比方，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就好比一座很大的娱乐城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娱乐商家，有的卖唱，有的耍把戏，有的变魔术，有的讲评书。**娱乐城就相当于瓦子，具体经营的娱乐商家相当于勾栏**。

苏东坡毕生嗜酒，虽然酒量不大。汴梁的酒店比起老家眉山的村野小店来说，不啻霄壤之别：汴梁的酒店，门首皆扎着彩楼欢迎宾客，由一条有百余步的长廊通往店中。南北天井中，两廊侍立着年轻的服务生。到了晚上，灯烛通明，上下相照，浓妆的侍女数以百计地聚集于主廊，等待酒客邀请，“望之宛若神仙”。东宋门外仁和店、姜店，州西宜城楼、张四店、班楼，金梁桥下刘楼，曹门蛮王家、乳酪张家，州北八仙楼，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，郑门河王家、李七家正店，景灵宫东墙长庆楼……**高档的豪华酒楼一共有72家之多**，至于被称为“脚店”的中低档酒店，则不可尽数。

比苏东坡“进京”稍晚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，后来经历了靖康之乱逃往南方。晚年，他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伤心回望旧时帝都，宛如见证了世界大战后万念俱灰的茨威格，躲在遥远的南美回忆战前欧洲的和平盛世。他在写汴梁人清明出游的景象时说：“四望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圃之间，罗列杯盘，相互劝酬，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”暮春时节，开封就是一个花的世界：“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，晓幕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。”

苏氏父子费时一个多月，终于从成都来到首都。时值农历五月，那一年，汴梁大雨不止，城内流过的几条河都洪水泛滥。不过，水灾没有影响苏东坡的心情，这个外省青年，迫不及待地来到龙津桥观看夜市，虽然诧异于洪水中的首都居然一番水乡景象，却也为它的煌煌灯火和繁华街坊而惊叹。

九月，苏东坡与弟弟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举人考试，皆中。苏东坡名列第二。苏洵没参加考试，他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信拜访了欧阳修，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后，极为赞赏，并进一步推荐给其他人，一时间“公卿士大夫争传之”。

其后是礼部举行的省试，时间是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阳春三月，欧阳修任主考官，副主考官则有翰林学士王珪和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等人，著名诗人梅尧臣负责判卷。

苏东坡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梅尧臣第一个惊喜地发现了它，连忙推荐给欧阳修。欧阳修读了也大为惊异，“以为异人”，打算把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。但欧阳修又怀疑作者可能是其门下曾巩，为了避嫌，于是放在第二。及至拆去糊名的纸片，才发现不是曾巩，而是眉州苏轼。

接下来是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，在崇政殿举行。三月十一日放榜，苏东坡高中第二，苏子由名列第五。这一榜中，状元为章衡，探花为曾巩，另外还有张载、曾布、章惇、家定国和郑雍等人。

欧阳修既是苏东坡的主考官，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。按惯例，苏东坡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，这就是《谢欧阳内翰书》。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，苏东坡明确表示，他要追随欧阳修，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。欧阳修读了信，激动地向梅尧臣写信表示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，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就在苏氏父子春风得意时，意想不到的噩耗从老家传来：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去世了。这是嘉祐二年四月的事，不过，苏东坡接到消息，已是五月仲夏了。

父子三人，仓皇奔丧。

水路：故乡飘已远

1059年十月，天气渐渐凉了，在朝廷一再召命下，苏氏父子决定再度前往首都。**这一次，他们走水路**。同行的也不只父子三人，而是增加了两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，即苏东坡的夫人王弗，苏子由的夫人史氏和苏东坡的长子苏迈。

一家人中，苏洵的心情与众不同。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，以老迈多病之躯告别故园，很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回来了。出发前一个月，他请人打造了观音、天藏和地藏等六尊佛像，请求神灵保佑地下的亡妻，并到坟前与亡妻告别。与父亲的沉痛和悲怆相比，苏东坡毕竟年轻气盛，母亲亡故的悲哀渐渐平息，他和子由开始向往远方——功名的远方，前程的远方，也是梦想和诗意的远方。

眉山城侧就是波涛滚滚的岷江。岷江对眉山意义重大：没有公路和铁路，更没有航空的宋代，它为眉山人提供了上成都下乐山的黄金水道。更重要的是，沿着黄金水道，经过乐山，折而东下，可以通往宜宾。结束了岷江航程后，远去的帆船就进入长江的怀抱——而后是猿声四起的三峡，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荆楚，乃至杏花春雨里的江南。

在行路难的古代，远行是一件令人头痛的苦差事，远非今天的旅游爱好者们所能想象。远行的最佳选择，无过坐船，尤其是顺流而下。“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”的写意，令年轻的苏东坡既感到轻舟前行的舒适，也由此联想到日后前程的美好。

从四川嘉州（今四川乐山）到湖北江陵，其间的水路1000多公里，**苏东坡的船足足行驶了两个月**。一方面说明，即便是顺水，速度也慢得可怜；另一方面还说明，沿途过多的美景花费了他们相当多的时间。

这的确是一条美景迭出的线路，借用古人的话，那是“如行山阴道上，令人目不暇接”。一辈子与大自然关系亲密的苏东坡——事实上，古人几乎都像苏东坡一样热爱着雄伟或秀丽的大自然，他们力求从大自然中悟到一种浩然之气——肯定不会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，沿途的风景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诗行。

苏氏一家于十月六日来到眉山下游的嘉州。在这里，三江交汇——青衣江汇入大渡河后，东流约5公里，一头扎进岷江。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，就矗立在江畔。苏东坡写道：“奔腾过佛脚，旷荡造平川。”

犍为是乐山下游岷江之滨的一座小城。这座城市地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汇地带，向来是兵家要地；至于地下丰富的盐、铁资源，则为它赢得了金犍为的美称。

犍为既因地处群山之间而偏远，又因岷江沟通而四通八达。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，使得不少文人墨客，都在犍为有过长长短短的停留，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诗篇，犍为也因这种文化浸润而养成了崇文尚教的传统。

坐落于县城的文庙便是犍为作为文教重镇的重要物证。当苏东坡一家经行犍为时，文庙才落成40多年。苏氏父子是否到文庙拜谒，史无明载。不过，**犍为的一家私人藏书楼，却给苏东坡留下了深刻印象**。

藏书楼主人姓王，到苏东坡时代，藏书已历七世，其藏书之富，自然蔚为大观。三苏父子均嗜书如命，于是慕名前去拜访。但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，高大的藏书楼虽然伫立江畔，但主人似乎不在。他为此感叹：“云是昔人藏书处，磊落万卷今生尘。”

奇特的是，20年后，当苏东坡贬谪黄州，跌入人生低谷时，到黄州第十天，他偶然认识了王氏兄弟——王齐愈、王齐万。他们不仅与苏东坡同为四川老乡，并且，就是犍为藏书楼的主人。早些年，兄弟俩用船载了大量书籍，客居于黄州对岸的鄂州。从那以后，王氏兄弟与苏东坡时相往来，苏东坡常从王家借书，并为王氏兄弟写过好几首诗。其中一首，透露出王家七世藏书的秘密：“君家稻田冠西蜀，捣玉扬珠三万斛。”

去年，我为央视《中国影像方志·犍为篇》撰稿，数次到犍为调研，问及王氏藏书楼旧址，均无准确答案——其实，早在清朝年间，藏书楼就已渺不可寻了。侥幸苏东坡为它留下了诗篇，才让我们知道在近千年前的这座偏僻小城，居然有一座宛如琅嬛福地的私家藏书楼：“寒江流秭起书楼，碧瓦朱栏照山谷。”

客船顺着岷江，在戎州（今四川宜宾）进入长江，江面更为开阔，水量更加丰盈，而故乡也愈加邈远，回首西北方向，惟见苍茫的云雾与水鸟。

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老杜当年计划中的归家之路，基本就是苏东坡前往首都之路。

巫山山脉是中国大地第二、三级阶梯的分界线，长江蜿蜒至此，遇其阻挡，江水夺路而出，形成长江三峡。

由于顺水顺风，船的速度相当快，两岸叠翠的青山如同马群一样向后疾速奔去，苏东坡看到岸上的行人，兴奋地想和别人拉话，可还等不到回答，他的船已经如飞鸟一样远逝：“船上看山如走马，倏忽过去数百群……舟中举手欲与言，孤帆南去如飞鸟。”（下转12版）